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三十六

明 孫承恩 撰

說

采蘋舟說

舟未有以采蘋名也名之者太守吳公之意而我定翁先生定名也公之意在于教而先生實有贊助之責焉夫采蘋言祭也祭特禮之一而昔之言祭者必歸于教

故曰祭者教之本自今言之教之法亦多矣而謂必本于祭不亦迂遠而弗切哉天下之事莫貴于順而莫患于不順不順則亂夫祭順之至也是故興物備具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天下之順莫加焉夫君子之爲教亦惟其順而已耳以順爲教雖進于唐虞三代之化寧有餘說耶是故教之以順而君臣之義明矣教之以順而父子之倫得矣教之以順而長幼之序昭矣教之以順而夫婦之別著矣教之以順而上下貴賤之分

定矣故曰祭者教之本聖人立教必重焉者此也噫非
究心于禮者其孰能知之吳公固有志于教民而又嘗
究心于禮者采蘋之義庶幾以德禮代法禁而我定翁
先生又式克相之以賢邦君倡于上賢大夫和于下至
凡百君子皆聲附影從由是四境之內亦罔不觀勸日
協于善俗易風移以躋大順是雖未敢必要其成而其
理則固有然者故特著焉作采蘋舟說或曰詩言采蘋
美王化也或以記謂物備爲順水草之一蒞耳于順未

協或曰詩言大夫之妻女婦職也非大夫事而采之于澗未必以舟若夫蘋之爲物或以爲蘋或謂萍之大者萍非食物不辨之則誤詩意既非名舟本旨而舉記者抑已泥餘亦非大義所在故畧

主靜說

太極涵動靜之理而其體則本靜物物一太極人各具動靜之理而靜者固性之本體也性之體本靜而衆人常失之于動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常主于靜故

動固不吉而人極立焉山下出泉惟靜也故虛明澄泓可鑒毛髮汨斯濁矣人心爲酬酢萬變之主苟非寂然湛然不爲欲動則不至于昏耗錯亂者幾希此之謂惟天下之至靜然後能一天下之至動若彼釋氏之學謂之無見固不可然吾儒之靜萬理俱有隨感即通釋氏之靜萬理俱無終歸絕滅西山真氏有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此主靜之說也

良醫說

醫之爲道難言久矣醫小伎世之醫叢叢也而曰難者何耶匪醫之難醫而良者爲難也是故窮乎造化陰陽之理究乎消息盈虛之數博極乎羣書而觀其會通考求乎古人而辨其得失見未形之疾審難識之候巧寓權衡之內神存心手之間其術之所至既已如此而又以仁心行仁術憂人之疾愍愍然拯人之危皇皇然其知之既明見之既真者則既已矣少有一絲髮之疑必不敢自用其說求諸能者以共事知活人而已固不計

לידה 1922

曰非其罪其可哉是故醫之道五五者具而後可以言
醫智則不惑禮則能讓廉則不貪慎則不忽而仁之一
字尤爲之本五者缺一吾未見其能醫也然則醫可以
易言耶以醫爲易者不知醫者也醫其名而無醫之實
也無能濟人而反以殃人者也嗚呼天下事若是而至
于敗壞者多矣然則斯言也豈獨爲醫者所當知哉吾
于是乎有感

宜野說

湯君朝儀吾松良醫師也嘗以宜野爲號人多疑之朝儀間乞予白其義予曰子何取于是也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所宜是故舟之于水車之於陸戈戟甲冑之于軍旅俎豆琴瑟之于宗廟殊其用也仕者之于朝居積者之于市審曲面勢飭才辨器者之于肆沾體塗足以百畝爲事者之于野異其業也子既以醫名挾七劑以起人疾疾是其爲業亦何所不適而乃徒自放于空寥寂寞之境若欲與彼田父野老爲伍甚非子事也朝儀曰

此以寄吾志耳吾少也懶僻不樂勢利有竊一丘一壑之志而爲術業所拘甚媿悔之有屋數椽傍溪之涘左右薄田百畝可農可圃甚與意適也故農歌牧唱與耳宜花木嘉禾與目宜水濱林際濯清蔭濃或課僕力作策杖挈榼慰勞勤苦往來無時者與步宜或歲時伏臘置酒洽比隣父野老商略稼事優游徜徉便謂足了此一生矣吾聞所安之謂宜故魚安于江湖鳥安于山林麋鹿安于郊壑吾亦安于是耳予曰善哉子之言也有

安分知足之志焉有恬然自守之道焉有重內輕外之義焉嗚呼競紛華而恥澹薄人情也如子者幾人歟吾又聞醫之良者與良相等而非良顧澤弗下究不可謂斯人而宜于位也醫而良功之及人且廣不可謂斯人而獨宜于野也子之術幾良矣子之爲人溫厚端慤後利而急義吾所知也似子者而獨可謂宜于野耶彼弗宜于位者固偃然安之不自耻其弗宜且人孰不欲自表見而子獨志存乎野甘退處于無聞焉則子之賢

何如也子之賢何如也

名二子說

古人多以名字寓教予昔名吾姪以大中名吾子以大猷而字曰允執允升一日二子請其義予欲舉其切身者以教之卒無以應也自是心竊少之茲名吾姪以克嗣而字曰允孝名吾子曰克紹而字曰允才嗟夫業不難于創而難于守以吾耳目所及衣冠之後爲興隸傭丐者有矣昔之門第赫奕不一再傳已鞠爲荒草野田

過者見而咨嗟歎悼烟銷雲散欲求殘甃斷礎已不可
得者豈非以子孫不守之故也嗣也紹也念之哉積善
者後必昌吾宗百餘年來率儒素吾祖吾父厚德弗享
我小子藉以粗立自吾而言雖蔑有所稱然自保無大
惡以禍汝而仰溯先人之遺休意當不止是而已也嗣
也紹也念之哉人言吳土綿薄故世澤弗永嗚呼富貴
利達有所制固也脩身循理以不失爲衣冠之後則誰
汝靳而顧是諉也嗣也紹也念之哉弓冶之子必學爲

箕裘吾宗固儒也舍是無所業即使韋布以沒世脩身
循理不失衣冠之後可矣嗣也紹也勉乎哉其母弗克
嗣紹而爲不孝不才子哉因書以示二子

吳生名字說

吳生培質美才俊好問學凌厲踔發咄咄漸逼人間以
其名與字質予請益噫嘻子之父師既名子以培字子
以益矣予復何以益子也雖然試誦所聞培益也說文
培敦土田山川爲字從土土生物者也從音音倍也倍

益之也是故山以培則高田以培則腴垣墉以培則固
堤防以培則厚堅草木以培則生意暢培增而益之也
噫嘻子其務培以自益乎是故培其德以立本培其業
以致用培其善端以盡其性培其知識以盡其才忠信
所以培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培業也涵養以培善端問
學以培知識勵志親賢所以益也秉謙執虛所以受益
也嗚呼自滿者不能培自畫者不知培自欺者不暇培
子將何居乎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其負大翼也無力

九萬里風斯下矣而後乃令培風培風者風之厚也厚積而後可以勝重是故大蓄以蓄其德小蓄以蓄其藝積斯厚矣謏聞寡知識弗大厥負者自滿自畫自欺之過也培也其務厚積矣乎則子異日之所就也孰量抑予聞子之先世以醫活人無數吾外舅一齋翁子大父也古行古心位不滿德以世德論所以爲子培者豫矣而子也復克自力吳氏其昌大矣乎是在子之所以培者何如而予淺薄之言何以益也姑書以貽之

陸鑄字說

陰陽一升降也天地一闔闢也鬼神一屈伸也人身一呼吸也一升一降而陰陽之化運矣一闔一闢而天地之道著矣一伸一屈而鬼神之用妙矣一呼一吸而人身之氣順矣是故升而不降化且息闔而不闢道且窮屈而不伸用且泯吸而不呼氣且殆嗟夫吾觀士之守繩墨者多謹愿開朗者多曠達夫一于謹愿也則拘泥齷齪而不足以應天下之事一于曠達也則蕩無拘檢

而其弊或至于脫畧而不可羈固守繩墨所以持已也
疏通雋達者所以應事也其殆庶幾乎譬之戶樞焉既
無常啟亦無常閉啟閉惟其時而已耳譬之目睫焉瞭
而爲張瞋而爲翕翕張順其自然而已耳雷潛九地之
下或奮迅于九天之上其潛也所以養其奮也其奮也
所以用其潛也夫人亦若是夫吾甥陸生名鏞昔字子
固鏞爲鎖所函有固守意予病其意之一偏也故易之
曰子開而復書此數語以示之鏞也勉哉吾將日考子

之所以副名與字者何如也

文簡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三十七

明 孫承恩 撰

頌

擬黃河清頌

某年月日黃河清自某處起至某處凡若干里自某日
至某日凡幾日澄澈瑩潔色如琉璃遠近歎嗟以爲異
事時淮安守臣以聞羣臣議稱賀皇上謙德弗許于是

臣某退伏自念謹按拾遺記有云黃河千年一清實爲至聖之瑞京房易傳曰黃河清天下平欽惟皇帝陛下天縱聖明嗣大歷服臨御以來恪敬天地孝恭祖宗誅戮奸回登進賢哲大化浹洽洪恩滂洋克享天心用降茲瑞感應之理是豈偶然之故哉臣聞周成王變和天下致時雍熙海不揚波遠人重譯致頌謂中國有聖人今我聖天子應運龍飛靈貺斯錫適屆其候氣數之應有不誣者夫水天一所生盈天地間之物其受氣與質

莫有先于水者而河之發源最遠隱見遷徙莫可窮詰
于天下之水又獨爲靈異則其呈是休嘉以爲我聖明
瑞固然哉矧邇者齊魯荆蜀多弄兵赤子天子命重臣
統御四征羽捷之至無有虛日而靈貺適見天顯協瑞
海宇肅清之兆其又不在茲乎臣不佞學術寡陋不能
究知其詳輒敢因載籍所記而推及于此無任喜忭踴
躍之至謹上頌辭一通乞宣付史館

大河之源發于崑崙浩渺瀰漫其流渾渾千年一清載

籍攸記聖人在上乃兆斯瑞於維我皇盛德協天撫世
作則握坤統乾聖仁神武沕沕肅肅日照月臨罔不率
服天休以呈保合太和孕茲祥禎相彼洪河洋洋湛湛
發靈吐奇一潔彌旦漪清澄冽滢泓淵潏滢潏淪連淳
漻漻深匪汰匪激不溢不竭如練斯淨如鑑斯澈倒影
沉碧浮光瀉清天水一色波濤不驚孰謂靈膠徑寸可
勝孰謂神珠誕幻莫證鬼神輸役陰陽化機俄焉忽焉
莫知端倪夷夏歡傳耄倪忭舞昔也耳聞今也目覩守

臣封章達于承明羣臣曰都拜揚王廷稽首聖皇惟帝
之德式符斯禎允作民極稽首聖皇惟帝之休式符斯
禎天子萬壽皇帝曰吁朕媿菲德惟此夙夜以答玄錫
惟皇奉天一德罔愆弗滿弗假益敬益虔惟天眷皇佑
命純一愈盛愈隆無厭無斁乾道永清坤維永寧小臣
作頌千秋萬齡

泮宮考成頌

善化熊侯治松之三載為嘉靖庚寅大新學宮諸

士子賦詩以頌侯績昔魯學成而泮水作聖人錄
之于經今之郡古侯國也是于義為當于古為協
爰附斯旨敬作頌云

皇帝在位聖作物覩文命誕敷雷動颺赴乃有賢侯古
吳之邦祇奉德意治教畢張翼翼賢侯克端其身敬慎
威儀帥我邦人既庶既富脩厥文治乃睦學宮歲久而
圯雨剝風摧上漏旁穿失茲弗謀後圖維艱諏辰孔臧
選材孔良徵工會徒輸餽興糧撤其敗缺易以堅整飾

其漫漶丹黝彪炳殿宇嚴嚴室堂言言有齋有廬靡
不善完邦人告語來觀如流顧瞻咨嗟頌侯之休侯來
視學駟介鑣鑣朱旛飄飄五馬矯矯侯升在堂多士如
雨程校習業辨質疑義侯在文廟奠藻與芹蓮豆靜嘉
神其顧歆侯在射圃多士畢集布侯設正比藝觀德侯
讌在堂考擊鼓鐘邦有庶老禮義肅雍有沼有亭侯來
燕嬉鳶魚飛躍悟道之機亦陟其閣超舉塵壒天高地
下見道之大多士幸喜從侯于遊有弗奮興侯則汝尤

惟此新功侯既勤只惟後循只無俾或情廢前人只

熊軫峰郡伯壽頌

郡侯軫峰先生于嘉靖癸巳上元日復值懸弧之
辰松茲四壽公矣侯之爲政日益簡肅民益康悅
聞公之壽皆懽呼笑語于是少府筆峰黃君椿堂
陳君別駕桃川楊君存齋朱君合謀所以壽公者
來屬予言夫述盛美而致頌禱者固邦人之義也
爰以不腆之文爲公獻其詞曰

皇帝改歷孟陬之月律中太簇上元令節惟軫峰公初
度是臨海國天開四野同春旭日載陽條風布燠南極
輝輝瑞彩下燭邦人告報蹈舞愉怡旁矚珮玉仰瞻履
綦舉手祝公永錫難老我亦陳詞以讚壽考惟松爲郡
屢易侯治我父我母莫克侯似公來四年敷政劬劬靡
弱弗植靡暴弗治有軸在室有耒在野爾織我耕各得
其所奸狡鎮定孝弟穆孚邦中之人不聞罵呼少育老
安圉此大惠孰謂四載獲福百歲維公錫之以壽我民

一方之壽還公一身我稽大易得泰之二氣機疊升三陽之會天地以交陰陽以均萬物暢達涵熙育醇公之誕生實惟其際稟厥中和淑氣攸萃我惟堪輿湖湘與壤衡岳峯律彭蠡泱泱靈秀之氣磅礴蜿蜒物不足當鍾爲英賢惟公楚材實抱奇偉超倫邁夷莫與媲美造化與神山川與靈人心與誠惟德之符惟壽之徵我人惟私永藉公庇天錫賢者以惠斯世皇福四海公左右之若古平格申眷祐之弘于厥施益厚其集而熾而臧

允底元吉光顯碩大對天洪休爲世舟楫韓范作述

中丞姚公平蠻頌

大中丞東泉先生姚公之督撫兩廣放黜貪墨誅
鉏奸宄修厥武事遠近震懾昔之負固弗率者皆
思格心向化惟是田州守土酋岑猛負恃桀驁徂
惡弗悛連結黨與攻劫旁邑占據要隘煽動羣蠻
漸以不逞謂兩廣之地可拱手而得乃嘉靖五年
夏六月癸丑公決策進討既連破其數十砦遂以

長驅搗其窟穴猛賊潰敗窮蹙走死于是積年之
寇一旦剿滅某昔嘗以使事至嶺表稔知猛賊兇
惡而竊嘆疆圉之無人乃今蕩除于公之手戡定
之功于茲爲大某忝以文字爲職業輒敢序次其
事作頌一通庶使後世知我皇明有文武兼資之
臣駿功偉烈不媿詩書所稱有如公者其辭曰

神聖御極化洽八寅有物孽牙戕梗帝仁五嶺之南百
粵之奧風獷而頑俗輕以僇重山密林邃谷幽崖鬼魅

睚眦殺人如麻厥有田陽俗尤悍嚚有妖據之恃其阻
深厥妖伊何王官之伍綰厥銅章以食斯土跋扈自雄
歷有歲年滅義負恩謂爲當然喧呶叫譟呼徒嘯侶蔑
有憲典以肆違拒剽劫隣壤虐殺不辜吮吻磨牙惟其
吞屠撫臣顓顓姑息是事縱奸長兇莫敢鉏治顯允姚
公如古方叔奉命帝廷往鎮南服鏟剔蠹弊攘除兇頑
旌旗易色江山改觀恩威流行震動遐邇跼蹐巖穴罔
不順俟惟是田妖始卒稔惡徂其故常謂莫已虐乃連

奸隣乃據城雉攘我符章遂我守吏誘集醜類汝來助
予吾帥汝行汝利不貲狼跳而吼鷓鴣張而翥謂此全粵
可以盡取餘虐所煽毒流所漂薰灼浸淫五嶺動搖公
曰嗟哉其尚可恕厥罪已盈天速其斃凡彼蠢蠢視爲
向趨此弗殄滅曷懲其餘馳厥封章星言速發臣有區
畫幸莫臣奪臣欲調集湖湘之兵馘此小醜南方以寧
帝曰俞哉惟汝予度嶺南之事予悉汝付羽書四馳風
霆迅奔有萬貔貅萃于轅門于牙于禍于社于誓班聲

如雷山動海沸殺氣騰凌威武振揚櫓槍無輝太白耀
芒維時徂暑有厲方酷寇迫于垣我是用速爰授方畧
爰整部伍鼓行長驅深入其阻厥有砦巢壁壘相望恃
以自固謂如金湯踴躍而入若蹈曠野蹂躪而空無有
留者有名工堯賊之要塞抽厥精銳來與我敵我軍
衝突勇氣益振或斬或俘遂以大奔賊退平馬意欲復
逞一鼓乘之崩敗俄頃父子啼呼首鼠竄逃望而奔潰
顛崖墮坳陰謀厥謀潛絕其路厥有姒姪意所恃怙論

之禍福責以自圖彼何人斯敢干天誅有伏于莽有的
其矢貫睛及顱若斃狐豕爰就擒執磔斧是施腰脅異
處爛其成糜公曰嗟哉未可解旅彼有餘孽尚爾潛據
各整爾衆合以長圍絕其飛走無俾或遺士卒笑嘻妖
雄既馘蠢彼馘雛能脫置爵旌旗飄飄馬鳴蕭蕭日饗
士卒肅而不囂粵有商賈市肆歌舞爾行我居無有患
苦粵有耕農笑忭畎疆爾耨我耘無有禍殃妖雄一方
盤據深固翦除一朝易若脫距粵人稽首是惟中丞事

殊厥初績乃用成昔也上官威以賄褻教令所加而視
之蔑凜凜姚公正已率人凡是百司濯磨自新昔也上
官操御無術惠不足懷威不足怵淵淵如公有爲有猷
惠行如春威行如秋惟是弗動動罔弗率惟是弗謀謀
罔弗獲粵人有言昔玩實愚今公嚴明後時則誅鍛乃
矛刃礪乃矢石從公于征各効爾力粵人有言彼惡實
蠢螳臂攘車曾不自忖汝作汝孽汝無俛予孰餌孰誘
亦蹈汝非我有幹止自今其初敢弗順軌稂莠既去嘉

穀以蕃各保性命皆公之思田人弗靖公誅戮之有克
率從公鞠育之禁汝厲汝非汝戕害欲與汝生並此覆
載妖氛以清反側以平五嶺之南王化以行王化以行
天子是思還公廟堂坐鎮四夷

代巡周觀所勛德頌

嘉靖闕逢攝提格之歲監察御史餘姚周公如斗奉命
按吳松吳屬郡適有倭寇之警倭爲東南海國其人嚚
頑勇悍狡獪特甚不可以人理告語而其服屬諸島夷

尤多先是諸夷與中國閩淞地相邇若汀漳寧紹溫台
諸大賈數與貿易各擅其利國初有海市之禁法久漸
弛邇年當道者復申嚴之諸夷始憤怒數肆侵犯而諸
大賈之失其利者寇一呼悉樂從附于是寇黨日盛公行
焚劫殺戮慘毒始犯淞汭太倉洎上海漸及松境公適
按部至則憤曰夷昔犯順皆當末世中國衰微今聖明
在上太平全盛之時此何爲者哉萬萬磔死無赦于是
總帥司屬振肅紀綱慎固封守爲保障計前總督大臣

疏調川廣湖襄之兵然遠兵至則弗諳地利寇設詭計
引誘我兵屢剽劔而供餉大費遠兵強取市物動舉刃
相視民大擾不減于寇公曰勦小醜而動天下之兵而
又罔功徒病吾民何以徵也夫禦外莫先自治而古人
有寓兵于農固不可行于今哉乃勅守令廣團結召募
義勇而奉行者無狀吳人類多柔怯不識戰鬪惟海上
以販醴爲業者多矯健勇戇且狎習風濤諳熟地利有
司雖承公命謂二事若具文無益漫不知重祗團結田

野耕農召募市井販夫而海上健士乃皆爲寇所得驅而爲黨故寇益盛莫敢撓鄉兵者往往遇賊致敗又客兵皆習性桀驁不可節制敗則奔遁不顧勝則驕肆自任每爲寇利誘失事捷無三四敗每八九公深致恨焉未幾公奉命且滿當受代松從列郡士民疏懇借恂得允留前寇始值農作流離奔竄失業饑餒嗷嗷待死上下人心洶洶公曰農作已廢矣何望有秋常稅如吾民何寇擾于外而民又弗靖變且內作乃疏請蠲貫幸得

旨賜允寇既久益熾公謂客兵雖精利然用兵在節制
節制不行吾烏得而用也故非鄉兵不可三吳號多人
物豈無一丈夫哉申飭守令禮致委用公復時倣察巡
勞賞罰之人心既以免稅大定得專意禦寇而復得公
鼓舞兵亦各自爲力寇隨至屢殲至義勇諸以才幹自
負者亦各自奮帥其所部累從官軍與戰獲勝擒斬獻
級居多寇諗有備始不得逞于松漸散去他郡及竊據
海壩一區作巢穴焚劫大哀勢日削弱公念寇多脅從

榜諭使復業民多悖賊來奔威德既著人心大和寇始
驚懼思散繼而天兵南下公協勦卒就擒滅公受職二
載前後保障撫綏痛切民艱無所不至安內攘外急守
緩戰定力堅志不可搖兀別白功罪人知奮勵彈壓憊
壬懼不敢肆調護上下輯睦人心公之心思竭盡極矣
松人謂監司前是若公者實無于是諸鄉搢紳吳長史
稷馮御史思沈叅政愷等偕諸鄉進士李宜等洎太學
兩學諸生并鄉耆宿謀立石載公勛德來丐予文予曰

周公奉命來按吳地不專于松松豈得專公譬鑿井得泉不可謂水專在是也僉曰松地濱海寇發易至松故受禍久且甚周公駐節松境亦多于他郡松受公惠尤多則曰專于松奚過哉且吾人亦欲盡懷感之私耳他不計也予謂其言有理因念昔丁未予忝主會試公實予所舉孰謂三百人中乃有才者如公爲天子捍此東南一大患東南之民亦何幸受公生全之恩而予桑梓室家之感又當何如嗚呼公豈非豪傑士哉是誠不可

不紀而惜予老矣才力衰退拙劣之辭宜足盡公盛美
姑叙次其大都如此而復係以詩曰維昔天子緊有時
巡承天御世撫勞萬民治以道同法以時異乃設監司
代天子事明明監司天子倚毗國有紀綱監司是持官
常民隱是稽是察禁暴植善恩威與敘越有松郡東海
之濱樂土名邦今昔所聞歲輸王供十居三四財賦源
源國家重地農畝治作機杼織紉惟勤惟力閭閻阜殷
盛極而衰泰至而否城復于隍禍患忽起蠢彼島夷有

曰倭奴逆天悖常狂奔叫呼糾徒合侶大肆焚劫逞其
凶暴莫或敢遏督府徵兵羽書交馳遠道跋涉稽歷歲
時兵非土著地利弗習寇以逸待我是用屈遠近奔竄
流離死亡殺氣滿天人心皇皇侃周公夙稟明德望
崇臺端弘毅允塞受命帝廷來按於吳大江之南仰瞻
鷺輿松民望公亟來毋暮公匪專松似專松故公既至
止倭猶弗悛焚燒炎炎殺人連連公曰咄哉乾坤清寧
日月朗烈太平之世有此怪孽公振紀法飭戒百司若

守若令僉謀疇咨聞古有云治外先內人心輯和捍禦之大稽古爲制寓兵于農良法美意歷世則同徵兵遠地誠非善策無能禦寇徒費供億遠兵如狼貪黠是圖禁令不行肝膽弗孚而欲驅之以就死地見寇而靡祇喪吾氣免此軍餉以裕吾民激賞之下敵愾有人我有良民林林總總夫豈不可在上之用遠村近鎮官其號聚各出壯夫千百其數爲伍爲旅擇人帥焉授以戎器俾肄習焉有寇來犯各出爲敵隨地應援莫敢怠忽公

諭守令設險守國城隍之謂險非金湯人心爲恃官糾
市民畫界守巡訖富訖威固俾弗均盛乃戎器長戟大
斧勁弓强弩炮火備具用張厥武假汝鞭笞懲倣怠嬉
譏察勿疎寇仰孤城重關屹如汝督僚屬汝約鄉彥共
謀保障并德同膽公語有土大汝心思兼聽明生偏聽
暗滋狡計實深毋惑汝心膚受弗察俾汝聾聵公語守
令三吳之英豈無傑識寇患方熾用人爲急用人之道
虛已招徠不拘其類取惟其才感以意氣隆以禮文假

以便宜託以愜誠讒譖不行聽察必審紀律必明賞罰
必信相地據要勤操無時偵伺緩急戰守惟宜遠兵供
餉動千萬計移爲此用豈不足裕頗牧賁獲世非絕才
重用之下豈無奇魁百司遵承多士競奮屢遇屢捷獻
級獲雋感召激昂忠義益振或而少創或而大奔寇憚
公威漸次引去匿穴潛窺若狐若鼠公念卒旅六月行
師勿竟其武姑因撫之有百其羣猶未盡弭徂其故常
時來抗拒多士承令此當盡劉斬斫根株俾無或留摧

敗逐北爰就擒繫鎖脰械手縛如狗豕公曰嗟奴天不
汝惡生豈不樂曷自取苦汝負天地極惡窮凶汝罪如
山神理曷容噤嘿叩頭戰懼股栗如喪魄魂不敢喘息
乃施刀斧斷截腰脅剗首折足剖剔腸肚公念餘黨皆
吾良民榜諭歸來復安汝生公令論功賞不越時主卒
並受貴賤具宜錦纏其軀花標其首疏聞巧思官爵隨
授卒旅踴躍散帛與財囊有財貯戶有帛堆公于禦寇
獨決胷臆不亟不徐卒用底績方寇橫行遠近竄匿震

不安畝婦不安室家搜戶索斬截夷傷流離急遽無地
蔽藏村墟蕭條莽無人迹播種失時矧有刈穫三五遺
黎皮骨僅存何有饘粥嚼啮草根荒喪之餘疫癘乃作
餓殍流屍填塞溝壑公曰嗟民救死不給惟正之供民
何自出日夜鞭扑祗殞其身吾其冒罪上叩帝聞乃疏
民徇一字一淚帝心爲傷輟饌興喟乃勅司農蠲免常
稅皇恩浩蕩民歌更生老稚慰悅感咽涕零民言上恩
實由公錫無德弗酬我曷致力安居勤業輸稅勿渝詎

惟報國亦酬公私寇暴殘害仗公以禦饑荒喪亡仗公
爲庇公我保障亦我父母我食我衣以乳以哺監司如
公誰能及之民愚莫罄史克述之猗嗟周公克已儉約
不事炫襍而甘澹薄廩餼勿費皆民膏脂吾食幾何而
駿民若斯猗嗟周公當事危迫處分從容不震不側定
力雅量如晉安石猗嗟周公民之望公以恃以怙公來
歡迎公去愁慕休戚係公似唐裴度猗嗟周公當民避
難競入城居霖雨載塗老弱僇僇聞公憫傷見之涕洟

宋有張浚遇虜喪師鼯睡弗顧視公何如倚嗟周公園
需至重屢疏乞貸雷霆之下不計禍害知爲民急恃上
聖明不加譴謫亮公忠誠公今奏功明受顯陟公德在
人深入心骨穹碑我我螭首龜趺刻我此詩示後不誣

文簡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三十八

明 孫承恩 撰

銘箴

樹德堂銘

大宗伯介菴先生靳公治私第于京口而扁其中之堂曰樹德蓋取古云樹德務滋之義夫德者人之所得于天其萌蘖生意難長而易過培之則日就發達戕之則

日以凋瘵介菴公高明碩大重厚直方其踐履既無愧
于古人而尤有取乎此若始從事而以自勵者誠所謂
篤志力行之君子矣名堂之意遠矣哉間嘗承公命而
爲之銘曰於惟明德帝降之衷孰賢與愚厥初則同惟
是君子靡敢戕賊譬之農夫藝彼黍稷利欲茅塞我其
闢之善端萌蘖我其植之植之灌之益以暢茂發達日
見盛大其後樹德維何萬善五常始于身心達于家邦
由士希賢由賢希聖匪益其初以盡其性惟介菴公爲

時名儒潤城之隅有屋渠渠有屋渠渠而扁揭是爰著
斯銘以暢其義匪徒植之植之克勤益盛益茂永觀大
成皇皇天命庶用不愧作天子相表百有位于子于孫
繼繼繩繩豈惟子孫百辟其刑之

畏齋銘

惟人有心難檢易失操之云何畏爲之則我思君子兢
惕弗遑幾微是勅鬼神在旁既肅爾躬亦端爾慮洞洞
屬屬必慎必懼皇皇帝命降賦惟均吾其畏之雷霆之

轟亦有大人如周孔卓吾其畏之泰山喬嶽於昭聖訓
人極是依吾其畏之視爲嚴師抑抑謙謙弗假弗滿何
以言之曰惟不敢此心一肆侈大驕淫展轉沉沒與禽
獸倫嗟予小生爰銘茲室戒哉勿忘以植其德

又畏齋銘

齋以畏名厥義何在戒慎是持罔敢忽怠曰惟如此主
敬之功匪懦匪怯必審所從惟孔聖言當仁弗避軻亦
有云浩然之氣進道之勇立志之高百鍊剛腸無所屈

撓當其敢爲囊綻矢決今古乾坤靡懼靡懾惟畏弗畏
小人之歸弗畏而畏德亦用隲畏慎之間毫釐斯異我
其申之足畏齋之義

戒佚遊銘

惟天生人各有其事孰不事事而宴安是嗜矧于吾徒
遠大是期顧可不知所治而乃佚遊以嬉嗚呼子乎其
將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其心乎德不知修乎學不知講
乎冠儒冠衣儒衣襜如鏘如羣居于于塊然自立于天

地之間而不知所居乎誓言自今以惕以厲黜爾優游
作爾志氣庶幾猶有所至焉否則終爲小人之歸也決
矣吁

大硯銘

繫大硯二尺餘磨大墨玄雲敷濡大筆運大書躍虎豹
騰蛟螭纂大作希大儒裨元化摹堪輿庶茲硯爲不虛
否則磨盾可作檄而又何此之須耶

圓硯銘

有物渾成弗剖截太極一丸孰搏捏匪璧匪規色若鐵
玄雲流滋靡滲泄晴窓居然見墨月寶而用之勿刊缺

端溪硯銘

其色晶兮其質貞兮水注而渟無虧盈兮氣呵而滋有
雲蒸兮發墨而無聲濡筆而不凝斯其爲嘉石之徵歲
在析木寓郢城誰其惠予海隅生

高麗硯銘

有石出箕子國質堅貞色潤澤工斲硯巧鐫刻爲人物

更樹石圓其腹貯玄液硯之製以運墨渾而朴乃硯德
棄本真費文飾硯則美用靡益惠者勤棄之惜銘以誌
鎮書室

墨石硯銘

山骨之精玄冥之英堅瑩滑澤如玫瑰瓊良工斲之截庚
庚涵浸甘液流光晶潤我藻思歌治平

白石硯銘

叩之而硤硤拭之而晶晶呵之而素脂凝墨之而玄雲

生滌之而本質呈受于天者烏得而更耶

風字硯銘

良工斲硯巧範模上狹而平下廣敷人言此製吳興圖
科斗涵泳泉弗枯風水取象匪含糊煥文章兮當弗孤
座右箴

自治必嚴毋縱逸也志向欲高審法則也爲量欲宏勿
隘迫也宅心欲正戒邪慝也行已欲誠耻無物也知過
欲改戒文飾也臨事欲敬防怠忽也言語欲節謹妄出

也威儀欲重免躁率也富貴欲輕愧沉溺也名節欲完
慮顛踣也凡此數者守勿失也勉而又勉庶成德也

又

搯爾情母爲欲征肅爾心上帝是承一爾真收視聽于
冥出爾神以遊乎高明叱爾靈從事于太虛之庭

謹疾箴

二儀委和吾有此身履地戴天而名爲人七情內攻六
氣外襲有一不慎自貽厥疾矧有大者狂藥靡曼輕生

徇欲愚孰甚焉曰惟自今早夜敬慎匪曰貪生以全其
正嗚呼子之身所以報君親之恩者爲何如所以副師
友之望者爲何如所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者爲何如然
非此身則是三者俱成虛矣吁可不戒哉

克齋箴

少司徒句曲王公號克齋間以克齋冊示予命申數言
冊中涇野諸公說克義盡矣莫不體認精微發越至到
多聖門傳授言外之旨予愧淺拙誠不能追逐高明之

見也姑拾先儒緒論以作箴曰

維昔聖師詔顏氏子爲仁之道克已而已何以云私
欲之累克何以云絕去之謂於惟上帝降衷于民混然
至善其名爲仁以其條理所以爲理即其粲然又名曰
禮三者惟一總爲人心非由外鑠與生俱生人之爲人
以心而已喪失戕壞人心則死維彼上智渾淪俱全生
知安行浩浩其天蚩蚩齊民則有所蔽投間抵隙私欲
交至外感內觸競相爲攻快意逆理紛其靡同或突其

來或潛以滋吾心之存嗚呼幾希是故求仁必慎于此
絕去外累復吾本始理欲之勢不容並存水滋火熄火
熾水乾消息之柄其執在己毋畏其難毋忽其易欲之
始來如遇寇賊鋒刃相加必與爲敵勝負之下有存有
亡非我克彼彼必我戕奮勇直前百倍其力折馘執俘
追奔逐北克己之克義亦如斯委懦少見遂將不支我
有主帥曰誠與敬主帥銳精三軍用命覺悟猛省惕勵
戰兢天所以賦我所以生明以察幾星日照燭毫髮眇

忽靡得隱伏健以致決霆鉤颺馳干將礪刃斬絕靡遺
私欲既去天理乃復反復之機不容倏忽譬彼白日浮
雲翳之風捲雲淨皎然赫曦又如明鏡瘢垢染積刮磨
既勤其明猶昔紛然者泯湛然者存如戰而存神完志
舒良背行庭動靜皆止不見人我惟見一理功施精一
理欲危微靡過弗及執中乃幾天爵乃膺安宅我宅廓
然大公是謂天德乾坤一體民物一身安勉殊科其歸
則均爲仁之道斯其至矣聖賢之言直捷簡易舍是求

仁渺茫扞格卑者強制高者空寂俗學誕妄茲道久蕪
卓哉王子希顏之徒以克名齋夙夜兢業佩服聖訓儼
如對越王子肫肫端志慎身寡于物好不淆其真經綸
其經一念之致尚益勉旃以究厥志

示二子十箴

二子者姪克嗣子克紹皆已弱冠克嗣近且
授室矣茲予北上二子弗克從慮其居家行
之弗率也作十箴以貽之

節飲

惟是狂藥古人所尤敗德廢事率酒之由矧汝幼年卓立伊始沈湎荒怠何所不至

慎疾

人本無疾疾乃自取戕傷天和抑闕生理徇欲傷生招人之羞念之不忘毋貽我憂

遵訓

惟趙二子承親教訓一也佩服一也忽遺父以是故別

其賢愚嗟予訓語意實愛汝汝其念哉慰我勤只

克家

惟人之生俯仰攸係矧是烝嘗胡可弗治治生云何曰
儉曰勤無墜先業是孝子孫

執謙

惟傲招尤惟謙受益狎侮玩人人則汝嫉夫子聖德恂
恂于鄉吾儕小人敢弗自量

戒惰

人生于勤惰則廢事飽食晏安乃罔攸濟嗟嗟孺子若涉滄溟非倍其勤其何以成

知恥

人有大閑莫切廉恥此閑一踰瀾倒風靡戒爾孺子兢惕自修頑劣縱恣清門之羞

存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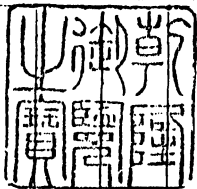
觀人善惡先視其心存心如何厚薄之分寧人負我我無人負背德忘義天不汝祐

受善言

君子于善言如饑渴嗜飲食小人于善言如斧擊石受言則日進于善拒言則日流于惡汝欲爲善乎汝欲爲惡乎

安澹薄

孰不厭固陋孰不喜紛華相彼末俗蚩蚩可嗟侈則恒歛儉則恒足豈惟守業亦以全福



文簡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

三十九至
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王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二十九

明 孫承恩 撰

文

罵潮文

予讀宋史元人入寇臨安駐軍江上宋人方
幸其誤謂潮之至可蕩而一空即否亦必大
擾因而蹴之可以盡覆日盼盼焉而潮竟三

日不至城於是遂陷異哉斯潮何不可人意
若此哉或曰宋事至此已無可爲即如子言
亦何用固也然潮則固有常候矣歷開闢來
所未有而忽出此大異異哉斯潮何不可人
意若此哉撫卷憤嘆呼而罵之曰

天地構屯兮家國阡亡灾孽並至今理變失常咄嗟爾
潮兮何頑冥之若是吾稽往事而竊憤兮申一辭以訊
汝昔有宋之李葉兮值敵運之方張騁蹂躪於中土兮

飲戎馬於長江盛旌旗以南驚兮指天日而奮腕墜都
城以業業兮置泰山於鳥卵惟茲羅刹汝潮所經湧洪
濤以蕩漭兮駕雪山而橫奔幸彼來之無識兮駐貔貅
於江中冀汝潮之一至兮蕩百萬於一空嗟都人之領
領兮日矯首以兼夕何汝潮之愆期兮逾三日而竟寂
我阻喪而奪氣兮彼軒昂而愈振繫事勢之孔迫兮嗟
爾潮之何忍覆孤城於一蹴兮哀生民之流離俾十六
葉之宗社兮竟淪亡而莫支咄嗟乎潮惟爾往來有常

侯兮爲天地之至信茲何出是大異兮杳茫茫而莫問
惟爾著迹於天壤兮既威且神謂宜奉天命之赫赫兮
顯正氣於吾人矧宋世無履癸之暴惡兮偶值陽九之
厄運蠢強敵之憑凌兮在神人之同憤騰百川而並下
兮鼓萬雷而迅征斥陽侯以賈勇兮挾胥神以揚靈浸
日月以晦冥兮撼乾坤而震激諒何堅之弗摧兮矧區
區之人力咄嗟乎潮兮爾何頑冥之若茲豈以宋運既
厄兮乃掉頭而委之不然懼敵勢之方盛兮願効誠而

輸惻望旌旗以縮弱兮耳金鼓而莫進咄嗟乎爾豈不
知國家有令典兮祀事孔修德無往而弗報兮禮無往
而弗酬惟神天之共主兮百靈儼其效職爾享血食於
百禩兮乃獨偃然居之而莫恤吾聞空坑有石兮脫瀕
死之孤臣彼塊石何知兮猶盼蠻如有神嗟爾潮之宜
異兮長百川而爲君顧頑冥之莫覺兮視茲石其何心
咄嗟乎潮惟天助順兮斯理弗爽爾獨倒行而逆施兮
視强弱爲背向人謀惟視勢兮固末俗之恒態何爾神

之亦然兮乃塊然其無愧爾既昧順逆之大分兮負大
惡於萬世又何張虛威以自雉兮尙掀揭於天地咄嗟
乎潮惟世道有升降兮繫惟其數彼天運之或然兮詎
必誠爾之故爾獨冒是不韙兮歷終古而弗湮貽忠臣
烈士之痛憤兮欲質爾而無因吾誅不義於既往兮奉
天討之明明誠不直爾潮兮氣鬱勃而弗平既無萬弩
以射爾兮又不能揮長劍以橫截聊陳詞而一訴兮抒
區區之憤結

罵屏翳文

正德己巳庚午歲薦澇大歉民多餓死戊寅
仲夏霪雨連旬不休民懲前例大懼孫子默
坐空齋無所寄憤或曰屏翳雨師也伸紙奮
筆作文以罵之

嗟嗟屏翳兮吾不知爾之攸司謂天有雨澤兮爾實柄
之於惟上帝兮憫此下土滋發育兮惟爾是主謂爾維
職兮代天工以輔我人若時生長兮闡帝之仁爾詎昧

若臧兮負帝心之簡畀謂當惠人乃殃人兮念任爾者
之何以嗟爾屏翳兮爾亦知雨澤之施兮厥有常經詎
宜徇爾私兮得恣行而靡懲曰過弗及之無一可兮矧
已甚之謂何是惟係爾操縱兮詎便已而諉它嗟爾屏
翳兮維茲夏仲兮農事孔殷爾獨何爲兮降茲毒靈羌
陰雲之布護兮黯白日之沉沉維蓂莢之幾易兮繫辰
氣之浸淫既錢鏹之無施兮乃播植之何及嗟輿杠之
墊沒兮又何有乎溝洫招黑蜮與陰蜺兮盛朋黨以作

沔鼓氣勢而靡歇兮羌鬱勃其如劉爾無騰百川以灌
注兮盡高卑而莽爲瀦憂稽天之將及兮懼赤子之爲
魚咄爾屏翳兮曷爲其然吾視爾兮匪暴則顛爾豈不
知民天惟食兮繫生理之甚薄爾惟恣是弗仁兮顧民
命之何託咄爾屏翳兮胡民是仇吾民奉爾兮靡有愆
尤哀哀吾民兮生何苦罹茲酷兮憲憲誰訴東作既爾
兮秋成曷望繫公賦之靡及兮憂旦夕之淪亡咄爾屏
翳兮爾盍思惡母怙兮勢靡止極詎宜爾終凶兮而忘

後之恤明明上天兮鑒下惟公吾將聲爾罪兮上牖帝
聰帝哀吾民兮應悔禍而欲救致罰爾躬兮其誰爾宥
斥豐隆以迅蕩兮將天威之孔嚴易汝以良兮汝亦何
怨劃重陰兮舒耀靈煥陽德兮覩晴明歲既登兮民不
餓死帝德覃兮爾惡誰洗謂冥冥之莫叩兮或茲情之
弗宣吾其奈爾何兮徒抱微衷而自憐

弔張巡文

撫往事而遐思兮羌戚戚其何由非忠義在人而不能

自己兮又何以感余心而涕流昔有唐之六葉兮乾坤
屯蒙何恤士之蠱惑兮悲靈修之弗聰甘莛喙以爲羞
兮青鵠毒以爲醴也狎虎豹於房闥兮而莫虞其噬也
奸仇肝膽兮忠義以排痼疾膠密兮釀成禍階忽黃霧
之坱合兮障天日以晦冥飄忽揮霍兮河洛震驚肆長
驅以南下兮紛土崩而瓦解嗟義士之寥寥兮固有以
致夫重瞳之駭嗚呼危哉天地易位兮乘輿蒙塵孰非
人臣兮忘戴天而爲之臣嬰孤城以自守兮抗方張之

強敵嗟嗟吾侯兮誠不自度夫已力障狂瀾以赤手兮
引一繩以維乎泰山余豈昏冥與狂疾兮獨委身而冒
乎險艱抱耿耿之忠憤兮氣鬱結以填膺誓萬磔以飫
鳶鷂兮乃巧言以相凌余豈不能長遁而遠逝兮顧大
義有不可解也羌區區之自信兮忍易轍而改轡也曰
致命以捐軀兮指余骨而埋茲顧九州雖博大兮余去
此其安之瀝血誠以自奮兮耿百結乎中腸嗟靈修之
莫余知兮叩九天而茫茫仰白日而哀鳴兮日慘慘其

無輝雲昏昏其愁余兮風蕭蕭以四吹揮雄劍以起立
兮怒髮爲之上指顧眇躬之何惜兮悲重瞳之事去何
強弱之弗敵兮痛余力有不任迫孤城以漸危兮嗟嗟
君侯其何心勢促兮援絕食盡兮力竭忽崩潰以莫支
兮撫余膺而灑血嗟嗟君侯兮視全歸其甚烈指九天
以作正兮倩飛廉以導余何誓言之激烈兮甘一死其
如飴肅精爽以遐征兮歷九關而訴帝哀吾民之魚肉
兮帝亦悲傷而不忍坐視叱六丁以相余兮將天威以

盡劉洩忠憤於既死兮猶欲以報明明之靈修嗚呼已
矣事不豫兮謀孔棘跼蹐遭回兮驂駟顛踣冒尉當路
兮鷙鳥折翼何使余顛沛以攘臂兮寧有夫據高衢而
騁力思當奸壬之馳驚兮輕天下於一擲嗟嗟君侯兮
伏下僚以沉默彼致禍之誰居兮獨君侯兮之罹此慘
也謂一粟亦君恩兮敢曰疎逖而自適也屹江淮之保
障兮身百戰之倉皇雖雄圖之竟隳兮猶得以遏其氣
於方張凜孤忠與大節兮扶綱常於披靡彼易節以苟

全兮何啻蟻螻與豸蟻偉正氣之不沒兮化爲長虹不
然磅礴乎乾坤兮爲勁霆與飄風人固莫逃於一死兮
而惟姱名之不滅古有殺身以成仁兮唯君侯之尤烈
訪睢陽之故墟兮尋折戟於泥沙原野間其無人兮澹
古木與寒鴉整余冠以起慄兮尙英爽之可覩陳蕪詞
而一弔兮寄遐情於千古

遣管城二子文

客有遣管城二子詣予給役使予見其衣褐

而貌且俊頗愛之已而試之殊不稱焉說者
曰昌黎韓子傳毛穎蓋秦時已見重於世爾
後名益著文學之士咸納交焉今觀二子豈
其苗裔否耶何其與祖之不類也豈所謂有
名而無實者耶乃造丈一通以遣之復歸諸
客噫是可遣也則夫世之號爲衣冠家之後
有玷其先者與夫陰虛名飾外貌而鮮實用
者當亦知不容也夫其文曰

咨爾管城子厥初洪荒風氣未漓崆峒顓蒙結繩以治
風氣既開事端日滋乃有聖人變而通之造爲書契息
民奸欺爰始制爾述事紀辭史皇蒼頡鳥跡圖書時惟
爾能於世有裨咨爾管城子古初既遠爾功益著上自
朝廷下及閭里僻壤遐陬罔不爾具爾亦因人以稱任
使咨爾管城子爾族之多未易悉言豹狸之毛鼠鹿之
髯白躋之毳舒鳧之翰亦有雉尾五色爛然簡拔束縛
用無不堪是皆爾族亦既孔繁余嘗考之秦有蒙恬掄

擇益精毛穎最賢乃爾的祖封於中山輔斯作篆功莫與先退之一傳名用不刊代有作者輝煌蟬聯實有四德尖齊健圓爾亦其嗣宜象其賢如此穎鈍有玷其先咨爾管城子爾昔寄迹茶丘主人遣爾余詣謂得見珍余觀爾貌實穎而文試究爾才百無一能孰不藉此一揮千軍爾獨何爲僅辨一丁孰不藉此龍蛇縱橫爾獨何爲塗蚯蚓形手疲目倦勞精竭神益我拙劣皆爾不任豈爾偽飾欺世盜名薦賢弗稱愧爾主人咨爾管城

子古人有言工欲善事必先利器鈍斧鉛刀工輸坐視
爾欲留此非以虛居摹天繪地以及粟絲巨細洪纖皆
爾是資任大責繁爾宜自揆爾既不堪焉用爾爲雖使
鍾王授法顏柳臨池巧心妙手亦無所施鐵畫銀鈎之
字鏗金戛玉之詞無復藉爾以發其英以洩其奇咨爾
管城子書不務擇惟有虞褚我無彼能故不爾取爾才
如此奚望見稱是宜取譏弘聲見棄班生文通寧爾亦
當爾憎誰復爾愛中書是名咨爾管城子嘗聞古人管

以金玉度以瑞石我欲爾珍觀美無實又聞坡翁襲爾
尤謹飫以良藥恐爾之病我豈不能第爾弗稱谷爾管
城子爾之朋儔共爾爲四陳玄楮生弘農處士皆以才
能任我役使左之右之罔不如意爾廁其間宜亦自愧
爾縱不疑彼亦爾棄谷爾管城子我不汝留歸爾主人
我匪求備爾自不勝我不徇私以累我明抑又聞之孫
陽之廢駕駘弗收陶朱之室砥硤見投我苟汝容自貽
愧羞大凡美惡各以類速吾非若主爾弗我求審爾所

事庶不見仇我辭良切汝去弗留慎思爾愆無我怨尤

管城答文

旃蒙生引義屬辭諭管城二子意竭辭竟神倦就寐恍
兮惚兮若有所遇有微二夫變幻晦冥兔褐之衣耀哉
其形黯慘鬱勃若有不平跼蹐而前自通厥名呼旃蒙
生而告曰某承命主人詣夫子欲以供事自愧匪才爲
夫子棄且夫子責我良是也第有所懷敢罄一二願夫
子聆焉泰初淳龐蚩蚩狃狃結繩政解風氣遂漓如日

既昇如水下馳繫耗元氣豈非書歟描摹後世之澆薄
刪削隆古之淳熙巧不掩咎益不補虧是故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毀字廢書而民不欺某恨不絕迹滅影於人
間以復結繩之政而挽回太古之時夫子爲世道計能
不盡然於茲而乃任愛憎以毀譽我爲旃蒙生驟然失
笑曰世變勢移結繩曷施聖人爲治因時之宜不有制
作敝當何如是書契之有功於世而必資爾以有爲者
蓋確確乎如饑之必以食而寒之必以衣凡汝之所言

皆莊列之意而我素以爲非予責汝不任役使而汝乃飾大言以自託者不亦誑我之甚乎管城子曰衆言淆亂各執其見子是我非無庸深辨且夫子責我不任役使者欲得敏利求藝之工然吾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不同是故聖賢垂訓所以立人極扶天常然已非得已而況於諸子百家者理幻而言龐是述作且非君子之第一義而况書之末藝又何足以臧是故羲獻顏柳屐書甚良出聖入神陰翕陽張龍跳虎

躍鸞騫鳳翔後有作者卒莫與京然僅足以悅人目精而已而於世道人心曾有益於毫芒抑聞之人生天壤間所以靈萬物參三才巍巍堂堂萬善是該不於大者圖之而何僅以此自多哉且夫鼠鬚之製羲之蘭亭狸毛之製歐陽見珍器固以良藝因而精然較以切世之用似亦未足爲重輕又聞吾祖名顯李斯用專寵任價輕璫璵著爲律令焚書坑儒吾祖亦與有力焉非特八分是資而已斯終不免殺身之禍東門之嘆古今所悲

然則器藝之工其裨益又何如且揆字之由求可記述
器不必良藉以濡墨而夫子必拘拘於擇者不亦過乎
旃蒙生曰繁人之生事實孔繁能盡與否無庸子言凡
我之意皆汝之所謂不必事然吾實樂之而取譏召訕
亦心之所甘是故我有述作鈞韶相宣藉爾之助煥爛
雲烟爾既不任我何望焉子蓋無以自解而徒爲此曲
說蔓延耶管城子曰事有本末勢有輕重子文誠良雖
塗抹童子之手亦足擅名子文誠不良雖假以鍾王潤

色亦何以見稱子宜自揆文之何如無徒借重於我也
旃蒙生曰文章之來愈變愈卑雖稱大家者不能一律
而況於我乎我文自拙何俟子之譏我爲且予之責汝
非過也爾祖既良爾之族亦無不良而爾獨不任者尙
何負中書之名而玷辱乎文房是猶不自媿而乃務辨
給以禦人耶管城子曰天之生民億萬不齊或利或鈍
或妍或媿稟受實然奚可強爲譬之吾子自視古人則
何如惟能用之得其道則皆有以效其愚是故龍泉太

阿希世之寶然而補敝屣則必用兩錢之錐故鉛刀雖鈍亦不無一割之可資故曰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而君子之使人也器之且夫弘肇之譏武夫故態班生之投君子不貴子以藉口我何用愧中書之號實出不經金玉之飾焉用虛文子以誘我我豈是榮竊又聞之君子之度與天地同兼收並蓄何所不容夫子信古好道以善厥躬奈何迫隘侈肆爲此不恭噫嘻子旣我棄我難子留子弗我容子量之羞子不自藥人將子尤我

不子事亦不子仇我自匪才決不子求言既忽失其處
旃蒙生恍然而悟蹶然而起舉二子襲之篋中終不果
棄

上梁文

伏以世亂城居古老遺言非過居當仁里聖人明訓具
存擇仁須暇豫之時避難乃倉皇之舉頃因兵亂爰致
時艱海寇猖狂松境殘害干戈滿目迺移極遠近之人
焚劫驚心權變蓋明哲之事宣尼且爲微服太王亦自

遷邦舍東郭經燹之居就北閨苟安之計然而締造已久敝陋不堪靈雨淒風上漏下濕居常厭惡事必改爲豈圖耳目之美觀實冀身心之安穩是用創爲重屋義取遷喬離濕去卑舒懷供眺再經再畫以築以培一椽一桷悉係老夫之費寸石片瓦都非不義而來上悉荷乎君恩中不資於人力決旬粗建近歲當完雖無鉅麗之規聊適興居之便無慮九秋之霖雨頓忘三伏之炎蒸四界空明欣賞一天之皓月八窓洞達快披萬里之

長風適幽興於耄年怡孱軀於靜養庸陳鄙志贊助修
梁拋梁東推窓遙見日輪紅萬里晴空開浩蕩一天和
氣正冲融拋梁西落日城頭動鼓鼙時倚欄干聊縱目
塞鴻遙帶白雲飛拋梁南小構何非帝德覃窓前喜報
天鷄五雲際祥開吉耀三拋梁北翹首時時瞻斗極欲
就玄冥問道真大道無過守玄默拋梁上老我胷中包
萬象善因福果是根源明月清風無盡藏拋梁下世事
誰真復誰假行藏品藻任傍人老去康強本無價伏願

上梁之後一屋自喜萬井同春情洽往來共享昇平之
樂信孚隣比遂成仁厚之風官府仁明闌闌見賢遷之
盛福星臨照門庭多吉慶之來子子孫孫繩繩繼繼

文簡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四十

明 孫承恩 撰

雜著

貞軒解

貞軒先生隱迹陋巷養高衡門恬甘寂寞屏絕塵紛閉
戶讀書緬懷古人有貴介公子驅鳴騶擁高駕氣勢赫
奕閭里矜詫顧先生而問曰側聞先生遺世之屯遇時

之奇絕俗離人約處窮居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傲然自得或樂此歟敢有所請願先生聆之先生唯唯公子曰寓形宇內爲生易窮雲散漚沒電滅烏空人無賢愚適意則雄其或偃蹇虛生何庸富貴在人其樂甚洪無求不獲靡欲不充彼其入坐廟堂出耀旄節豫大豐亨焜耀赫燄居則高堂翼翼廣厦渠渠繡戶文梁畫棟雕題食則豹胎猩唇熊掌駝峯羅列珍羞含鮮咀醲麗水之金合浦之璧球琳琅玕寶藏充斥夏則細葛霧縠水繪

冬則輕裘蜀錦吳綾亦有使令巧捷便慧順指揮斥罔
不如意亦有靡曼列屋間居爭妍競巧以爲主娛時而
宴樂陳列樽俎吹竹彈絲巧歌妙舞亦或遊畋牽黃臂
蒼武夫騎卒左右騰驤彼其食萬鍾祿膺九命榮與奪
視其喜怒抑舉隨其愛憎鄉閭爲之欣豔天下仰其風
聲頌道德則孔孟復見讚功烈則伊周再生信光耀之
如斯亦志願之可行今先生蕭然其臞枵然其乏百畝
不治一命不列處世涼涼行已子子一簞亦空一瓢亦

竭華門繩樞衣弊百結出無從行入鮮侍妾交游厭棄
鄉黨慢褻淪落如茲言者顙折異哉先生而處世甚愜
若將終身曾弗改轍朝書暮詩自謂軒豁是何見之太
迂謀之甚拙也先生曰噫嘻公子吾少也僻亦嘗志進
取矣而不獲售既乃悟古人之所以立身行道者當不
若是故卒棄去而遁於荒野耕田讀書以守聖賢遺規
不敢爲世俗之苟同者非過爲是拘拘者之事也亦非
強爲是皎皎者之行也蓋求不失乎義理之正而已向

使吾少營世故當亦不至是落莫惟其性與時戾行與
世違堅確固守不敢變易故行益蹟而身益窮也比今
齒日向耄而未始少有惰媮者亦惟恐此志之或渝耳
且公子不聞乎三家之市有處子焉方其守志含真幽
居索處首無膏沐身無完裙一旦易節改操揚眉倚市
則百金之致特易易也故凡今之世側媚變詐脂韋乾
沒以巧取苟得者皆此類耳而又何美乎夫深林之蕙
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進德修業不以窮約而改節其

事一也夫桃李之嫣然銜其色也松栢之蒼然勵其節也蓋亦各隨其性而已耳言既公子赧然再拜受教而去先生於是携手曳杖逍遙於庭而歌曰富兮貴兮母爲吾累兮貴兮富兮母爲吾污兮守吾貞以卒世又何外之足慕兮

屋舟解

姬仲子隱居潤城之西清江之隈睽後構楹疑屋疑舟可以宴息可以遨遊彷彿乎茅茨之椽依稀乎泛海之

桴波光蕩其戶牖嵐氣襲其衾裯行雲度兮窓扉斜日
映兮簾鉤乘清風於曲檻弄明月兮芳洲傍菰蒲以結
隣狎魚鳥而爲儔落簷影於深清假后土於中流縱嘯
傲於蒼茫託意興而夷猶蓋遠絕塵囂之累而盡得江
山之幽乃題其楣曰屋舟焉客過而問曰蓋聞上古聖
人作易制器棟宇因大壯之象舟楫取渙之義是故陸
處者必以屋居水行者必以舟濟既不可以互用亦不
可以強比子云屋舟亦有其義乎姬仲子輾然笑曰名

以義起義以言宣子知我者請試臆焉客曰昔歐陽公直道匡時罹讒被斥蹈險乘危一舟萬里困頓流離駭浪驚飈狂蛟怒螭天憫其忠若或相之晚歲歸來持衡秉鉤爰作齋居以舫爲名安不忘危託文以明蓋以屋爲舟而子之意或出此耳姬仲子曰吾儕小人無行道之責曩竊微官幸尠罪謫歐公之意非所及也昔有張融清節靡倫居兮無屋廉哉一貧作舟於陸以安其身至今論者猶賢其人蓋以舟爲屋而子之意無乃類是

耶姬仲子曰吾幸藉先人遺業居有敝廬若融之爲則
已迂矣凡子所言各有其義吾意未悉請爲子語昔者
吾早有志於隱而不幸爲術業所累勞擾奔馳誠非獲
已中歲乃得避地於茲欲效古人所謂逃名者託此以
休焉且子不觀乎仰而棟何云非屋俯而舳何云非舟
謂舟也而製則屋也謂屋也而用實舟也合而以屋舟
名蓋道其實爾矣此命名之大都耳吾又嘗冥然而咻
喏然而釋念身世之營營思造化之消息由一身之所

託推棟宇之所極方其切視而近取則吾生之有形骸
吾身即舟也及夫大觀而遠覽則隨吾身之所寓吾居
即吾舟也又推而極之則萬物之在大塊中萬物不猶
一舟矣乎而大塊之在大化中天地不猶一舟矣乎子
如知此則屋之未始不爲舟舟之未始不爲屋或屋或
舟無不可者吾蓋將畧形器超混茫遡希夷求鴻濛惚
乎恍乎芴乎芒乎而遊於無何有之鄉乎而子又何拘
拘於名迹之是疑耶客喜而笑俯而思仰而歌曰屋兮

舟兮任安流兮舟兮屋兮無顛覆兮匪修匪融兮子其
靡同兮如與吾隣兮吾將從子以全吾真兮客退姬仲
子因書其言於壁以代答來者之問

女訓

女訓訓女事也而婦道母道備焉人知重教
子而不知教女閨門萬化之原其可忽乎述
嘉言記善行作女訓

天命皇皇降衷惟良人得爲性罔有弗臧形生神發欲

動情勝展轉汨溺以失其正聖賢立教必於幼冲蒙以養正作聖之功小學有書教兼內外童訓具悉女行未備引伸觸類述義纂言可咏可歌教於閨門凡女之生以漸有識教必以時勿致怠失教之欲何恭敬安詳養其德性溫柔善良戒以躁率戒以妄誕戒以狠兇戒以侈慢六歲教之數與方名八歲九歲男女分明生必異席食必異案閑習禮度勿事戲玩十歲不出閨閣深居婉婉柔順姆訓是依更三二齡知識漸長責以敏勤責

以孝養鷄鳴而起盥櫛衿襖適父母所候視寢興問安
與否飲食所喜佐厥長者敬具甘旨父母有疾寢食靡
寧奉侍湯藥喜笑弗形事親之暇女工是執必精必細
無敢易忽織紵組繡酒漿庖烹几厥女事靡一不更潔
淨膏沐謹飭衣履荆布亦可不必紈綺母謂年少安逸
優游母恃親慈驕縱自由嗟惟親慈教愛深至汝或少
愆猶爲汝貫逮長而笄嬪於他門爲人室家責以事人
女子之職婦職之本閨門所修即是而準克閑於始乃

罔後艱幼也怠惰將何以堪臨事而曹悔則已後本亂
末治未之或有矧是爲婦責蓋靡輕曰惟其家由之廢
興在易家人女正則利禮重大婚盛衰之始娶婦必擇
亦有格言揆之人情何獨不然上事宗廟下延後世冀
汝賢哲以大其嗣汝克賢哲是宜室家慶洽一門姻戚
汝嘉婦職所先在事姑舅姑舅汝悅則免大咎惟是姑
舅與父母均孝養之道靡有等倫事其君子和而有別
必敬必恭毋玩毋褻其有美善敬以贊之其有不善緩

以諫之調其或過胡其不逮啟其未及飾其已壞憂則
爲感喜則爲欣與其所歡厚其所親若夫檢身尤當謹
飭動遵禮法慎簡出入外言不問外政不干怒無許詈
喜無譁喧敬厥伯叔和厥妯娌謙卑自居毋傲毋恃夙
夜靡懈服敏治生事必稟命無敢專成躬執蠶桑治絲
與臬率厥下人當先以已敦尚儉朴屏斥華靡奢爲敗
原則匪婦彛睦厥姻婭必和以敬吉凶餽遺豐儉必稱
謹厥祀事必親以誠春秋烝嘗肴羞必精亦有親朋過

從宴會俟命舅姑勤主中饋妾御無妒視姊妹同和而有文穆如春風婢僕無苛視亦人子體念惟周衣食寢處凡此數事靡一可遺汝或不盡人得汝疵婦職既修母儀尤慎子生必教繼述之本愛而知勞是爲克慈毋效舐犢養其嬌癡亦有庶孽勿論人已鞠育之恩靡有差異祇畏嚴肅整齊閨門惠以逮下惟公惟均統率諸婦幹厥家政端汝壺則禮法示訓富家元吉正位居尊亶矣主母人無間言守常惟賢變乃見節蹈義秉志女

婦之傑從一之義人道大經餓死失節當審重輕泣血
拊心指天誓日一節以居九死不易又有不幸禍亂身
嬰兵革流離強暴侵凌瓦全則污玉碎斯潔志不可斂
頭則可截大凡婦道與臣道同婦有賢烈臣有良忠爲
烈與賢所遇有異易地皆然要卒於是若夫女德則貴
不偏柔順中正乃罔有愆柔不中正柔則無紀顏情傾
邪皆柔之致歸妹之四義取陽剛家人之初剛以自防
陰主嚴凝坤主重厚一以弼柔其弊莫救端莊純一貞

靜幽閒是謂中正女德乃全誦讀書史本非婦習欲識
理道舍是曷克講解佩服古訓格言要惟視法豈止多
聞亦有讀書詞章是競月性風情德則罔令閒情怨晚
幽恨傷春讀書似此不如魯人惟古令哲志趣超卓若
鑑益磨如玉加琢德性以固理義以明言可爲訓動可
作程欲求其人髡穎莫悉姑舉一二用示法式哭父殞
河慟母殞墳我敬若人至性莫羣舉案之妻挽車之婦
我敬若人可儀可度晨炊夜績助夫養姑我敬若人婦

職不孤鷄鳴相勤蘋蘩供祭我敬若人克善婦事或勉
忠義或贊貧居我敬若人丈夫弗如棄錙弗取捐金弗
屑我敬若人志皎冰雪螽斯之惠樛木之仁我敬若人
德如春溫終風懷人長信賦志我敬若人安命知義保
孤全祀冒難衛姑我敬若人綱常是扶剗鼻截耳斷臂
剔目我敬若人言者氣肅沉淵赴壑蹈刃是經我敬若
人凜然猶生愛有可割義有不背我敬若人感我涕淚
服履必素績紉必躬我敬若人葛覃之風妄語戒欺膽

九勵志我敬若人非姑息類問獄教恕卻遺教廉我敬
若人識孰與肩淫刑欲撻廢職思杖我敬若人嚴師弗
讓子遂其義婦畧其辜我敬若人秉禮巨儒戒無時妝
戒無私殖我敬若人家範秩秩七戒示訓老益謙恭我
敬若人是規矩中或處其常或遭其變庸行固知一節
亦見賢可爲烈烈可爲貞舉得其正不忝所生厥性與
人本無差別明識理道乃爾殊絕見也既灼守也弗遷
山不足固石不足堅凡是數者咸可法則即此已足何

俟多識若廣厥義物亦可徵睢鳩之別鴻鴈之貞螽斯
詵詵羣處和集人而不然乃不如物嗟嗟女子亦罔攸
知詔汝要言明聽慎思男女大倫陰陽正位月惟日儺
坤作乾配乾坤並大化育乃成日月並明晝夜乃貞於
惟女德厥係實重勿曰閨門罔顯於用天之賦與男女
則同躬自勤薄蔑棄降衷不觀虞周英皇姒妣皆古聖
哲大聖之配其餘賢烈亦昭令譽較之丈夫靡有所殊
我惟能然亦復如是視今猶古作人儀矩彼凡庸者無

益無聞草木同腐亦何足云有弗善良縱恣頗僻狠妒
驕侈乃婦之賊習以成性將無不爲禍人家國宗祀以
隳乃邪乃淫喪德失已父母之辱宗黨之耻惡名穢迹
騰厥里閭如冒不潔不可消除善者鳳麟惡者梟獍善
者圭璧惡者土糞善者於人敬之慕之豈惟人然天亦
祐之惡者於人賤之惡之豈惟人然天亦禍之善惡之
初詎有定主由習乃成顧汝自取汝欲爲善無藉於人
汝必爲惡亦誰汝禁善如織帛由漸而積惡如決防必

至潰溢善無大小咸汝之良日引月長將由以長惡無
大小同歸於害日益月滋小也可大汝能爲善親有令
名汝能是思將無不成汝或爲惡辱及父母汝能是思
將必自阻嗟嗟女子敬聽勿忘我言匪誕聖謨是彰

文簡集卷四十